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溪日談録卷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東溪日談録卷八

明 周琦 撰

物理談

列子曰太易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太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氣質具而未離故曰混沌恐亦不當如此説

天地雖大亦萬物中之一物也太極之所生也

三五歷記天地混沌如鷄子之說既如鷄子便有清濁之分非混沌時矣混沌葢清濁之未分而鷄子之黄與白尚混爲一處時也

淮南子天如倚杵之說與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之說似合

日陽精之發故其色赤而光大月隂精之發故其色白而明止有魄而已其無所不燭者受日之光也非月之本體也

郭璞注山海經謂羲和爲天地始生之日月山海既誤郭璞則又誤矣

五星列五方二十八宿列四方七宿皆指昏時之所見者也中夜則無定位矣

黄帝分星次凡中外宫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二百二十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此後漢天文志所注者也

明而爲晝者日也晦而爲夜者亦日也非月也愚辨之頗矣

五星木曰歳火曰熒金曰太白水曰辰土曰鎮此歴家所紀五行之異名也

立十二辰以名十二月立十二獸以名十二辰事始謂起於黄帝蓋黄帝時容成造歴也

黄道赤道及日月之食愚據先儒之說常因所談而應人也

日月星宿雷霆風雨皆天之物陰陽之氣也陰陽精氣凝而大者爲日月凝而小者爲星宿此萬古之常者也

及其氣之會合則又聲激而為雷光掣而為電披拂而為風發散而為雨此又一時之變者也凡此則隂陽之物於物者也天之所以為文章者也

隂之為物其性凝沍故寒極則凍觀雪霰冰雹可見陽之為物其性發舒故温煖即解觀雨露可見雷乃陽精之雄電乃陽精之姦皆隂氣容裏薄激而欲出於外者也電而雷者得陽之正雷電雨者隂勝乎陽非正也雷電雨露陽散隂也氷雹雪霰隂脅陽也

雷陽之發而有聲電陽之發而有形霜刑罰萬物之具故春秋非時不當隕而隕者為人君刑罰不正之應也

水乃盛陰之變而合於陽火乃盛陽之變而合於陰木乃稚陽之變合金乃稚陰之變合土乃盛陰盛陽稚陰稚陽之餘氣故五行一陰陽也

陽性上行故火上炎是陽氣之升陰性下行故水下潤是陰氣之降盛陰盛陽之質也陽與陰兼故木得水則

生得火則然陰與陽兼故金得火則鑠得水則凝稚陰稚陽之質也陰陽兼而適均故土於水木金火皆不相離成始而成終者也

山川草木羽毛鱗甲皆地之物亦陰陽之氣所在也山川固重濁之陰凝於下者凸出則爲山凹下則爲川故山川爲物其氣皆寒陽中之陰也草木皆植物羽毛鱗介皆動物又陽變陰化所致皆地之持載而爲文章者也

雀入大水化爲蛤鳩化爲鷹之類此又形化之變者也與氣化者類也

鷄司晨犬司夜皆自然之理也豈人所命哉物有物之性也

鳥春至則發聲秋至則藏舌草木春至則萌蘖秋至則歛液天地非物物而提撕之自不能違其時者氣使之也鳥獸草木通乎天地之氣者矣

觀子規鳴於洛可見得氣之先者鳥也是非通天地之

氣者乎

許慎注淮南子書曰黃帝古天神所造人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名是不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且人之生皆在黃帝之前黃帝既造人矣黃帝又何人造耶

黃帝之生有娠二十月之說伊尹之生有夢臼水東奔之說宋祖之生有甲馬營香聞三月之說三藏之生有枯眉山草木之說其理或然史謂母吞薏苡而生禹故

夏之姓姒母吞玄烏卯而生契故殷之姓子母履巨人之跡而生稷故周之姓姬夫薏苡者南方之草也漢馬援征交州始載而歸禹唐虞時人生於石紐長於西羌乃極北之地在唐虞之世以地論之去交州一萬餘里以時論之去漢一千餘年其母修已氏安得薏苡而吞之乎玄烏者隨陽之烏也春即南征遺卯於南而生雛矣至秋始歸於北契乃帝嚳之子帝嚳居高辛之國北方之地玄烏南征而卯不生北其母簡狄氏居北又安

得元鳥之卵而吞之乎大人亦人也人去跡存其所存者土耳土無氣之物也豈有履無氣之土而生有氣之人乎以予揣之感草者當姙草而生草感鳥者當姙鳥而生鳥感土者當姙土而生土况復能姙人而生人乎此史氏博採遺言以明聖賢所生之異而不知其爲不經也後人據之以爲實也怪矣哉

孔子之生曰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子降衰周爲素王顔氏異之以綉紱繫麟角而去姙十一月始

生又曰孔子誕夕有二龍遶室五老降庭聞鈞天之樂空中考之年譜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甲申時葢晝時也非夕也豈有當晝之時五老降庭二龍遶室魯人無大驚駭乎凡有驚駭人無不知則亦無所不書何獨祖庭廣記能書之邪麟之吐書其書非麟腹中之所素有是誰納之麟腹使復吐乎無乃形容大聖之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葢大聖之生自得天地一段正氣非雜揉而出者也恐亦不當以此恠誕

不經之說形容之矣

史謂漢髙祖之生其母劉媪息大澤中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㝠太公往視之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夫龍之爲物取之以象聖人者以其變化不測靈於天下之獸如聖人靈於天下之人也然龍雖至靈殆非人類矣未聞人與龍交復生人也無乃人異漢髙祖之生以布衣起於草莽以干戈成夫帝業三代以來之所未有世假此以言其盛耳謂劉媪當雷電之時息於大澤中夢與

神遇太公至而始覺此或有之謂與龍交而生高祖恐亦謬矣史官筆此吾恐不足以信萬世

唐虞三代盛時天地氣數之盛人之禀受亦盛氣盛故人多壽三代末時天地氣數不盛人之禀受亦不盛氣不盛故人少壽如堯年百十有五舜年百有十禹年百歲湯亦百歲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皆唐虞三代盛時之人多壽孔子之年七十三顏子之年三十二伯魚伯牛皆早死此皆三代末世之人少壽物所遇爲

命聖賢生遇氣盛之時則多壽生遇氣衰之時則少壽豈德有優劣哉故曰死生有命

堯舜之君非不欲傳其位於子以舜禹久相丹朱商均又不肖故堯傳舜舜傳禹不能傳之均朱禹亦非不欲傳之益期與堯舜事等益相不久而啟又賢故傳啟不傳益此天也非人也孔子以大聖之才不得衛卿之位孟子以亞聖之才不得齊卿之位衛齊非不欲卿孔孟也自不能無沮也沮之者天也亦非人也故曰富貴在

天

人生名山大川之下得扶輿清淑之氣者其人多壽生於深山窮谷無功名富貴以撓其心安靜以保乎其氣者其人亦壽可見矣夫壽本乎氣氣原於所禀之初或養於所存之後者也

世有借勢納賂不由正道而致富貴者故下愚之人皆享厚禄挾巧用智不用正路而竊功名者故小人之才亦在高位屈其身而不爲羞降其志而不爲辱老死而

不去逆天孰甚焉

厲鬼殺人世有是言豈其有是理哉謂殺人者不過如周宣趙簡伯有之事蓋周宣無辜殺杜伯宣王以死期將至故見杜伯執彤弓射之而死趙簡公無辜殺莊子義簡公亦死期將至故見子義執彤杖箠之而斃鄭伯有貪愎多慾死後有人夢伯有曰今年壬子殺帶明年壬寅殺段後段與帶依期而死是夢之者其神之靈有以兆其事也人之死者自死厲鬼豈能殺之哉

世以厲鬼殺人其惑人者巫氏也巫氏倡周宣趙簡伯有之事以惑人使祭祀焉其謀小其惑大也程子信伯有之事伯有豈如是乎此别是一說

或問曰人死形歸於地固難殺人矣氣浮於天或有聲乎愚應之曰不觀之風乎風氣也風不能鳴必鼓草木宮室然後鳴焉不觀之管乎管物也管不能自響必藉之以氣然後響焉人死則形歸於地矣而氣則無所繫也氣浮於天矣而形則無所涉也氣之與形兩無關涉

其不能爲聲也明矣

人之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死之順其常者人鬼也其氣未盡而死非其常者厲鬼也又有老而當死德髙氣厚用事精致而魂魄强或位尊權重用物精多而魂魄强者亦爲厲鬼也古人於此皆爲之立後使死有所歸至能受人祭祀亦所謂神也其氣久而亦散不復爲厲鬼矣

晁無咎象戲十九路九十八子亦三十二子而增廣之

耳其圖未見其說僅存所謂廣十一路為十九路者半局之數也以三十二子為九十八子者盡全局焉當以意度之半局十九路者將一士二象四車八馬八砲十二卒十四共四十九子故全局得九十八子也蓋謂古局三十二子兩軍其意若不若以九十八子為兩軍其意少放十九路者盡强弱之形九十八子者盡死生之勢死生强弱變化無窮茍得其說涿鹿之戰當在目前東坡曰著棋飲酒挑糞吾皆不能於愚亦然故今因晁無

咎之說而推之或者古戰法所在也

愚一日得宣和牌譜觀之見天地間理常寓之於數而數常根之於理蓋有數必有理故以理裁之作是牌者或者其知易乎夫易之爻以六而極牌之數亦以六而極易之畫有三才之義牌之數亦三才之義易之所謂三才者初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也而牌之數亦以下爲地道地取其始故以一爲地牌而包乎二則一剛二柔之義存焉易之三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而牌之

數亦以中爲人道人取其成故以四爲人脾而包乎三則三仁四義之義存焉易之五上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而脾之數亦以上爲天道天取其極故以六爲天道而包乎五則五陽六陰之義亦存焉一六者天之氣下交於地一五者地之氣上交於天一三者地之氣上升而與人會四六者天之氣下交而與人通故皆重而爲對其間一者地也三者人也人生而植於地鍾和氣之最者也故以地氣上升而與人會者爲和脾居乎三才

之後而髙出於諸對之上也二二者地道闕而當補三三者人道損而當益五五者天道虧而當盈是以五六連而天道全三才之道惟天爲大故以天道全者爲天驗三居乎天地人和之後而壓諸牌之對也其餘一二一四二三二四三四四五二五三五二六三六又天地之氣雜糅而出者也故皆單而不雙流行於四牌七對之内如易九六之迭用也葢推天地之數本易以象三才而作者也四牌之象則又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作者之意或在是乎嗚呼亦微矣哉不識宣和初意亦如是乎盖亦推其意而爲之説如此夫

東溪日談録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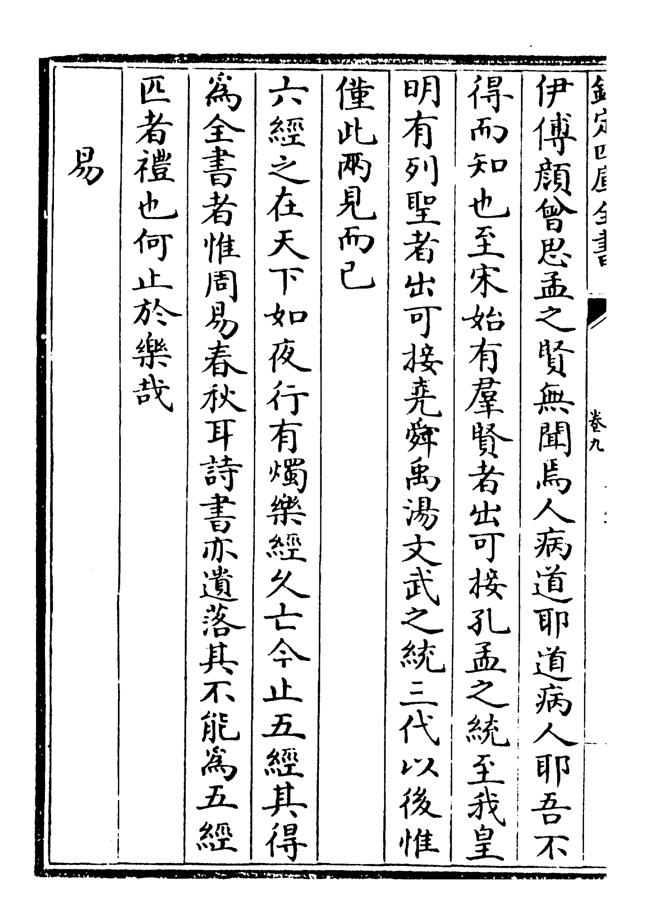
東溪日談録卷九

明 周琦 撰

經傳談上

總説

三代以前無書可讀聖賢迭興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有皋夔稷契伊傅顔曾思孟之賢三代之後有書可讀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皋夔稷契


伊傅顔曾思孟之賢無聞焉人病道耶道病人耶吾不得而知也至宋始有羣賢者出可接孔孟之統至我皇明有列聖者出可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三代以後惟僅此兩見而已

六經之在天下如夜行有燭樂經久亡今止五經其得為全書者惟周易春秋耳詩書亦遺落其不能為五經匹者禮也何止於樂哉

易

伏羲之畫畫即字也如一即奇字其象陽也一一即耦字其象陰也今既變而成文故謂彼曰畫謂此曰字當知伏羲之畫即古造字之始

天下之理不外陰陽伏羲一畫之陽則天下理之屬乎陽者括盡無餘一畫之陰則天下理之屬乎陰者亦括盡無餘只此二畫已盡許多道理

三畫合成一卦如三字一句之義此一句義包涵許多變化在内八卦通六十四卦則又該括天下許多變化

在內故六十四卦可畢天下之能事矣

未造字之前以畫發象造字之後以字發畫故伏羲以畫發象文王周公以字發畫者也

天下民偽日滋伏羲有畫無文之卦難見情偽故文王繫辭於卦之下也又難見焉故周公繫辭於爻之下也然皆指人之所趨避者也

天地間理不外陰陽故乾該天之道坤該地之道而咸恒以下該人之道孔子因文王周公之道而擴充之傳

其彖以擴彖辭之旨傳其象以擴成卦成爻之由皆以天地之道合人之道而言焉則亦莫非隂陽也

孔子見易之理無有窮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能盡發其意故又別作十章之傳繫於辭後曰繫辭也後世謂非孔子所作者非也

伏羲文王周公皆達而在上行乎道者也故其易主於教民趨避朱子本義祖之孔子窮而在下明乎道者也故其易主於發揮義理程子易傳祖之明進退存亡得

喪之道無踰於易

世之營營於功名富貴間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不知易者也

易具進退存亡得喪之道者以其有陰陽消長之機也

董孟平民以易教宜陽其推易道以告之曰河圖者道之原八卦者道之發乾坤象傳繫辭可以當中庸家人彖傳可以當大學論語之要在養心而易利人心之貞孟子之要在正心而易不為小人謀象著先王之行實則

書帝王之典謨爻明陰陽之相求則詩性情之正邪遏惡楊善而順天休命者春秋賞罰之權行辨上下定民志而作樂崇德者禮樂和序之理著與夫乾坤之君臣蠱孚之父子咸恒之夫婦同人于宗兄弟之私情兊澤講習朋友之公義養賢于鼎賔王于觀節已於損惠人於益撥亂於蠱成治于賁兵戎用之于師刑法決之於噬嗑制奸去邪於夬赦過宥罪於解觀師比而井田封建之法明玩否泰而國家成敗之機顯濟弱扶傾於大

過防微杜漸於既濟而道無不備也易豈卜筮之書哉易之性理全在繫辭與乾坤兩卦如乾道資始坤道資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一陰一陽謂道陰陽不測謂神堯舜以來無是言也惟孔子言之說卦取象之義是孔子推廣卦象非據經中之象而言故多與經不合

書

治世之道當先德行而後事功故堯典曰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以及慎徽五典然後至於四門穆穆納於大麓風雨弗迷皆先德行而後事功則唐虞之治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唐虞之世堯之去鯀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舜之用禹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用垂僉曰垂哉帝曰俞用益僉曰益哉帝曰俞用伯夷僉曰伯夷帝曰俞用賢去不肖皆曰僉者公朝之舉也堯舜之所以成其治者豈

惟德哉蓋亦公用人之道也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道故其爲治古今之所未有者也

治天下之道惇五典用五禮彰五服用五刑然皆曰五者事理自然之數也

御世之道怠則亂不怠則治故大禹謨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不怠則四夷來王怠則四夷不來王矣怠不怠治亂之所關也唐虞三代爲治如此焉有不致治者哉

大禹謨所載允執厥中堯告舜之言也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舜又益此以告禹也帝王以天下與人不獨傳其位而又傳其治之之法此所以謂之聖人也歟然曰中者上古所未有之言其言自堯始堯自得是中於心而信之以為心之法故傳之舜舜亦信焉又以精一執之而為心法之始故告之禹焉此堯舜禹所以有聖學心法之傳其聖與治過天下後世也

堯之告舜猶孔子之告曾子舜之告禹猶曾子之告門人雖有差等槩相類也

臯陶一篇亦曰謨者皆禹臯問答陳其謀於帝前之言也稽古臯陶以下迪德之事咸若時以下知人之事天敘有典以下安民之事其陳有序自成一篇之義矣蔡氏釋惇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即易家人之傳大學之義舜之睦族平章上下一心亦可見矣

臯陶謨之末益稷之首語勢相連古人行簡重大分而爲二今人不用行簡當如伏勝舊本合而爲一其義始

備

益稷一篇舜因臯陶陳謨亦欲禹陳故禹拜臯陶之昌言而述治水之本末內外欲舜之保治舜復責望於禹而禹又以告舜戞擊鳴球以下則言后夔典樂之功效也有虞君臣其嘉會矣夫

禹貢一篇歷言水土之事者明禹之功也舜以天位傳禹而不傳商均者以禹有治水土之功而商均不能有也

天子之軍曰六軍者即甘誓六卿各率其軍隨啟親征

有扈而名之也

夷狄之人惟知襲世之舊不知順天之宜故有扈之不

服也

湯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盖以

臣伐君本稱亂也惟天命歸湯則非所謂亂也

成湯放桀惟有慚德仲虺作誥以解其慚夫成湯慚德

不獨慮在一時而且慮在後世以為口實此湯之德所

以為聖人也仲虺作誥不獨釋其愧心而且警其勝心
憂損聖人之德此仲虺之德所以為賢也
湯放桀復告萬方蓋恐天下有以臣伐君之議蓋亦慚
德之發也
湯誥萬方監前代之亡慎今日之興且與諸侯保邦圖
治無一介自驕之志此聖敬所以日躋也
伊尹作書以訓太甲始言夏之興亡中言商之開前謹
後開前乃監夏之興謹後乃監夏之亡末言天人禍福

所以訓太甲者至矣故放之也何疑

伊尹致仕作咸有一德以訓太甲忠君之志始終一律也

說命三篇始而命相中而進戒又終而論學後世命官固出於此而制詞之法亦不能外是矣

洪範九疇其易之謂歟

治天下大法雖有九類惟五建皇極爲本前四類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必如此而後皇極所以建後四類三德

稽疑庶徵五福六極必如此而後皇極所以行武王釋箕子於囚陳之以此則亦天畀箕子於周而成八百年之治也

箕子抱大道以事紂紂何足以知之邪箕子不違道以事之而紂亦安知箕子之不違道也哉有道者之遇無道其如是夫

西旅之獒能解人意非特高大可觀後世人君得之必以爲奇也武王八十德成治定之日而西旅獻是焉召

公猶慮其損德壞治作書以訓之如教小兒然嗚呼非召公固不能作是訓非武王亦不能受是訓也君臣之賢且聖可見矣

金縢所載武王有疾周公憂之將以身代非特兄弟私情則亦為王室圖矣

三叔因流言自懼故與武庚同叛後世叛人多類此也

箕子陳洪範於周而佐其治微子抱樂器歸周而受其封殷雖不道似不當背矣蓋陳範是為世道謀而不為

周詠受封是爲永殷之祀而不爲臣周之褒武王亦以賓禮而非臣之者也

酒誥之作朱子以管叔與殷民似紂酗酒故於醉中有不利孺子之言因致叛焉周公特作此以告康叔也周公之意或者其在此乎

武王有宅洛之志至成王嗣位周公輔成之名公實先爲之經理及周公東歸召公作書致告以達於王而周公又遣使告卜故成王命留周公治洛周公許之至留

於洛又作多士之書以告商民遷洛微意及無逸之書以勉成王治洛初政至召公去周公亦爲之留則有君奭之書也周公成就王室之心其慎密如此享國八百餘年寧無自乎

周之大統既集四方後多叛者先儒以爲殷之頑民如此以愚觀之非殷民之頑凡前人之遺風餘烈以及後世者孰不爲緬想前人雖紂一主之暴前之英君誼辟亦皆賢主一旦易之能不追想遺風餘烈乎此亦人心天理

之所在也觀夫武王周公迭爲撫綏而周官一篇皆正上安下之意豈特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數篇邪若周公因留洛而即許因名公老去而即留周公之心自以人心未定國本未固在不言之表也無逸勉成王脩已立政而戒其用人盖脩已用人政之大要也

無逸是立政用人於其始周官是訓廸百官於其終善爲政者如是也

周公甍而有君陳之命成王崩而有顧命之詞若君陳足以代周公康王足以代成王周道豈衰微乎康王命畢公保釐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命伯冏爲太僕命司寇呂侯訓刑於四方周之道猶未衰也及平王東遷以文侯爲方伯之後淮夷徐戎並起而師誓於其費穆公悔過而師誓於其秦世道日降又無武成周召之君臣豈復有西岐之望哉

周官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

小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及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者皆罪有可恕之門其與春秋莊公肆大青者有間矣

東溪日談録卷九

東溪日談録卷十

明 周琦 撰

經傳談中

詩

十五國之風俗惟周召二南為正其餘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為變皆諸侯采獻于天子民俗之歌謡播於聲樂之中其正可以化天下其變可以

垂鑒戒故不分美惡而並收之也天下國家之化造端於閨門而亦徵驗於閨門故國風之詩專采男女相與歌謠以見王化之得失如關雎則夫婦無褻狎之私葛覃則父母有歸寧之願卷耳則行役之無所汚樛螽則衆妾之無所妬桃夭則以宜其家人芣苢則以宜其女道漢廣汝墳則女化外行於隣國振振公子則后德内及於宗孫此文王后妃之化所以大行而周之風俗可謂正矣故周南為正風

周南固文王后妃之化而召南亦其化之所及故召南如鵲巢彼穠女子有于歸之德摽梅野麕女子有來歸之願采蘋則夫人謹祭祀之儀草蟲殷靁則夫人守行役之貞小星則夫人待下之無妬忌江汜則夫人妬忌之能反已然亦皆得其正者也故召南之詩亦為正風周召二南詩皆相類如關雎類鵲巢卷耳類草蟲殷靁類樛木螽斯類小星漢廣汝墳江汜皆化行於遠者也收詩所取之同其義如此

十三國之變風者邶鄘衛鄭男女之亂倫王豳二國君臣之失道畋遊荒淫者齊也儉嗇褊急者魏也唐傷於憂秦傷於勇淫游歌舞莫若於陳亂極思治莫若於檜曹風俗皆變而非人道之常劉安城言之最詳能不為鑒戒乎故曰變風

按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鄭說甚明

風有正有變雅有正亦有變大抵正者皆文武成康盛

世之音也其餘非文武成康而爲衰世之音者也得不

謂之變乎

世道有盛衰故音有正變衰根於盛變根於正氣運之

相尋也豈偶乎哉

國風之詩凡十五國爲正風者二變風者十三亂多而

治少也讀國風之詩可見天下亂日多而治日少理勢

然耳

詩之一正一變見世之一盛一衰即孟子之一治一亂也

小雅之音通八什共八十篇其為小雅之正者皆燕饗之樂以鄭氏之說論之鹿鳴之什有九篇白華之什有五篇彤弓之什有二篇共十六篇至菁菁者莪止皆燕饗之樂歌其餘自彤弓之什六月棲棲起者如六月之詩即為征討之音不可奏之於燕饗者共五十八篇皆王政既衰之後歌其政之衰者也此所以有正小雅變

小雅之別也

大雅之正變亦如小雅大雅通三什共三十一篇其為大雅之正者皆朝會之樂歌亦以鄭說論之文王之什有十篇生民之什有八篇共十八篇至有卷者阿止皆會朝之樂歌其餘自生民之什民亦勞止起者如民勞之詩即為同列相戒之詞憂時感事之意乃厲王時言衰世之音不可奏之于會朝者其十三篇亦王政既衰歌其政之衰者也此又所以有正大雅與變大雅之別

也讀者不先知其大旨則微意不能究矣

非獨思齊之詩具脩身齊家平天下之道而二南之詩亦具是道耳故朱子於周南曰其詞雖主后妃其實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於召南亦曰鵲巢與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見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于家以及其國也程子亦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

也觀此則關於治也可見

頌為四詩之末益宗廟之樂歌與神明交者非若正小雅之燕饗賓客正大雅之朝會諸侯與人交者也

朱子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其詩清廟臣工閔予小子三什有祭宗廟之詩有祭太王之詩有祭文王之詩有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有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之詩有戒農官之詩有朝會告祭之詩有成王除喪朝

廟之詩有康王以後之詩有昭王以後之詩在康昭以前者多周公所定凡此皆治世之音也

魯頌四篇皆無祭祀之詩朱子通謂宗廟之樂歌者葢周公封魯用天子禮樂故有頌名其實魯乃頌禱之頌而非宗廟樂歌之頌朱子見周南二頌皆告於神明之詩故通以宗廟樂歌言之耳

魯頌者頌之變也華谷嚴氏之説是矣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如駉牡為僖公牧馬之頌禱有駜

為燕飲之頌禱泮水為飲於泮宮之頌禱閟宮為閟宮落成之頌禱皆無宗廟祭祀之詩如後世得賢臣頌大唐中興頌酒德頌之頌也但其體制古今不同矣

商有天下本先於周然其頌繫於周頌之末者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故尚書有微子之命其詩有五篇如猗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玄鳥為祭祀宗廟之樂濬哲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至湯始發帝命之祥帝命不違言商有明德之祖天命未定至湯始應期而降

小球大球言湯為天子而為諸侯之所繫屬武王載旆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昔在中葉言伊尹佐湯而有天下撻彼殷武為祀高宗之樂維汝荆楚言氐羌莫敢不朝天命降監言高宗之中興商邑翼翼亦言高宗之中興凡此皆以歌成湯創始之功高宗中興之美故不及商之先代周既滅商而封商子孫祀以微子抱來之樂器實舉廢國之盛典故商頌繫於周頌之末也周頌是周公所定之樂歌而魯則周之所封乃伯禽

就封之國商亦周之所封乃祀宋之地非當年之商其
頌益商之子孫歌以祀湯者故以魯頌次周頌商頌次
魯頌宜矣
大小二雅亦周之雅不言周者無他所雜而頌言周者
別魯與商也
春秋
孔子之筆惟易與春秋可見
春秋之義不可以言求惟可以意求求之於意言自得

矣

春秋之作孔子挽禮樂征伐之權歸天子也

春秋衰世之書聖人明之以天理人欲是扶持衰世之意

易書詩禮樂言其理春秋言其用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道固見於五經然有不能成其道者則用春秋之法以誅其心矣

春秋起自魯隱公者詩亡之時也詩亡之後王者之迹

已熄故孔子為亂臣賊子懼作春秋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以遏亂臣賊子之心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

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者即春秋書法也但四代禮樂是以善者取之春秋是以惡者誅之皆經世之大法者也

春秋於天地日月星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建侯行師宮室禮幣鳥獸草木無不備書然皆裁之以義斷之以法理無不備焉故可以窮萬物之理

孔子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在位十七年而十四年春秋絶筆十二公共二百四十二年以行天子之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何為自罪哉不幸而生於天理人心泯滅之餘以匹夫而代行天子之賞罰也豈得已哉

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於義禮上有功然記事多誤三傳優劣朱子辨甚分明

周之正月本建子之月冬也而曰春王正月者假冬以言春明經世之大法也春秋意在言外其如是乎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書即位者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公或書或不書義固不同其書者與不書者亦各不同也

不書即位者四公如隱與僖皆非元妃所生隱生母攝内主之事而年又長故隱當為嫡宜立但以諸大夫扳已以立造爭亂之端莊為嫡長當立以其末誓擅有其國閔以般卒慶父夫人利公之幼而自立之僖以閔之幼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其母成風所屬季子立之皆内無所承上無請命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

書即位者八公如桓之殺隱為殺其君而立莒太子僕

殺父紀公以其珠玉奔魯納諸宣公公受殺賊之立而不討其賊為殺君者所立罪與桓公等定公之兄昭公為季氏所逐出奔八年薨於乾侯殺嫡其弟定公當立喪越葬期不至虛其位七月不立不保宗祀非孝亦為逐君者所立與桓宣罪同而定少差其書即位明其無君自為一類惟文成襄僖哀雖不受命於天子則亦受先君之命以繼世五六公者又為一類故書即位以正其始

春秋書即位不書即位者義雖不同然皆以内無所承上無請命為大義也

朱子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内外讀之令人快然

又嘗雜考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克者力勝之詞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次者止也享者兩君之禮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食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品物悉委置而不顧也書同盟同欲也逃義曰逃匹夫之事也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珠玉曰含車馬曰賵生事曰唁死事曰弔軍

獲曰捷民逃其上曰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美惡也奔則其死社稷也如往朝見也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凡此亦春秋字義吾子京幼而直愚嘗以是課之

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宋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本宋災異而書于魯者志宋以告魯宋不自咎欲魯之同咎志宋不自咎也

書大雩多於九月者即今建寅之七月也

聲人之罪鳴鐘擊鼓整衆而行此兵法出於正也是曰伐潛巳之師銜枚臥鼓出人不意此兵法出以奇也是曰侵故以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爲是

侵伐二字觀齊伐楚以正因而侵蔡出於不意爲奇故齊於楚曰伐於蔡曰侵可見

義所當執而逃者曰逃義不能以理自明效匹夫之行故逃義匹夫之事

不覺其來乃追其去故曰追戎

祭太山河海曰三望不奔王喪而祭之曰猶三望者天子之禮也魯祭僭也

宣公之僭三望猶季氏之僭泰山也

莊公肆大眚者失刑也故書之以正賞罰

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盜孛者惡氣所生北斗者北極所主惡氣之生入於北極故其應在宋弑昭公齊弑懿公晉弑靈公春秋書之以見天之示人顯也

孛書春秋有三文公十四年入於北斗一也昭公十七年入於大辰二也哀公十三年見於東方三也入於北斗者有宋齊晉之弑入於大辰者有王子朝之禍見于東方者始應於伯國次應于王室又次應于蠻夷春秋歷書以見天屢示其戒人屢不知戒也

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於魯如杜鵑來鳴於洛也葢鸜鵒不踰濟杜鵑不過北其至必有謂也故書之

生事曰唁即弔生曰唁也

春秋以討賊為義取國為貪故三代之時湯有慚德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者觀宣榭曰火新宫曰災其義可見矣

春秋書日食或曰朔或不曰朔或曰既或不曰既或止曰日有食之義各不同也

閻伊洛嘗謂愚曰方萬里得鮑云龍所著天源發微山中批點功完山之泓竭而不發先儒謂西狩獲麟為春秋書成之應信矣

禮樂

禮樂者治世之大用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樂亦治無樂亦亂所謂禮者不止節文度數形而下者之禮是人心之序也所謂樂者不止宮商律呂形而下者之樂是人心之和也如君臣父子失了人心之序便是無禮徒有節文度數何用既失了序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春秋戰國之亂人心不和便是無樂徒有宮商律呂何用禮樂之用此其所以為大

人心和序非仁者不有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有本末有理器理即本也器即末也

前輩說古之樂正人心今之樂蕩人心此說甚痛快古者禮經樂經並行今樂經亡矣

禮記一經四十九篇止第三十一中庸篇第四十二大學篇為禮經歷卷其餘四十七篇多為漢儒所亂非若易詩書春秋整齊然雖大理所在終不能與此四經相

稱

曲禮上下其詞與理亦優不獨檀弓上下也人生十年幼學至四十年强仕才之充也四十强仕才與年俱强五十服官政才與政俱進六十指使才與位俱尊何事功之不立邪此古人之治所以卓越也後世未二十三十而仕未四十而大夫未五十而指使惟以功名富貴自尊而已故六十七十但憂不能久於其位而七十不退者憂几杖之不賜耳何有於事功此後世之治所以

不古若也

王制言祭祀甚駁雜言班爵頗詳密

王制一篇或謂作於漢文帝時博士諸生故為漢儒手筆非聖人書也

月令雖秦人吕不韋遺意其用夏之時得聖人斟酌之宜而氣物亦不爽候

曾子問於孔子之禮反復詳盡其學問謹慤亦於此可見矣

武王為世子以事文王成王為世子以事武王皆法文王之事王季也周之家法相傳可謂正矣

禮而謂之運其理之通達禮而謂之器其物之適宜然禮則理之體而物則理之用也

祭天止用一牛故曰特牲特牲者天子之禮也

凡子之事父母婦之事舅姑男之由左女之由右皆閨門之内儀則也

玉藻者天子諸侯冕服之制度也

不曰明堂而曰明堂位若君臣上下尊卑前後之位天子制諸侯之事也若非祭祀之明堂也發政之明堂止曰明堂而已耳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大傳少儀是小學之支流餘裔程子曰樂記最為近道表記其亦近道觀此可見四十九篇之内似大學中庸者少矣

樂經既亡獨樂記不亡可見樂經是記聲音樂舞之節非文辭可讀之書秦火之後漢儒不收矣

雜記亦有上下二篇雜記諸侯大夫士内子諸禮故如易雜卦序卦之類也

喪大記非與喪服小記相配對說益喪大記是記其喪之大服小記是解喪服小傳也

虞夏商周四代郊禘之禮配天之祖甚整齊下及秦漢以後便不可觀

祭法是禮所陳之制祭義是禮所起之宜祭統是禮所攝之本與祭義同意也

孔子答哀公之問禮燕居閒居之論禮者石梁王氏於答哀公則曰如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於燕居則詞旨散漫處未必為孔子之言此說得是

好賢能如詩之緇衣美鄭武公然後為好之真惡惡能如詩之巷伯刺幽王然後為惡之正則天下同其好惡而作孚矣

親喪之不事篢者則奔哭事篢者則哀怛故又制為奔喪之禮而問喪則記其所哀怛者以示人也讀服問閒

傳三年問三篇則九族之服明矣

凡服之制皆上衣而下裳惟深衣之制衣與裳連取深為義天子服之不以為卑庶人服之不以為尊蓋上下之通服也

諸侯大夫將行射禮必先燕飲用投壺樂賓以習射禮容儀故投壺發矢與射之發矢一也

聖人之言語意渾然賢人之言引而自高孔子對哀公儒行之問多引而自高非語意之渾然者也後人疑非

孔子之言或者為當乎

冠禮昏禮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之所載者天下之達禮也故各為一篇而不雜焉

四制之說以恩制者為父以義制者為君以節制者則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三年而禫以權制者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婦人童子無病不杖與秃傴跛病皆不使至於極皆禮之有節文者矣

古者斬衰之服行於君不行於父天下無二尊也後世

易之不止行於君而亦行於父厚之道也天下之事過於厚則可過於薄㝵乎至我太祖則又易母服之齊衰與父之斬衰等焉葢父母一也何厚薄之分邪況母妊子十月乳哺三年勞莫大焉易母服而與父服等者亦若易父服與君服同斬衰者一也此太祖所以為聖人也歟

東溪日談錄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溪日談錄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葉世華

東溪日談録卷十一

明　周琦　撰

經傳談下

大學

大學中庸自成書之後無人識是論治論道之書至經秦火繫在禮記中大學在儒行篇下冠義篇上為第四十二篇中庸在坊記篇下表記篇上為第三十一篇漢

儒亦只混與禮樂二經同行不識其間有許大道理豈禮樂二記比哉不有程子提出殆湮晦矣

雖孟子亦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則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說來此所以聖賢之别

我之與民同是一箇明德我學大人之道則能明此明德民不能明此德者我所以明之使自新焉故我之德與民之德不至其極不止也

極是德之至明處即所謂太極

格物之物即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物也格物之格即推致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理也誠意亦是誠此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道而發之於意也正心亦不過正此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道而閑其邪心也豈獨修齊治平有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道哉此謂體用一原

格物致知此是始學工夫人之所易忽者朱子因傳之脫簡用程子之意補之使始學用工有下手處而身如

君臣有君臣之身父子有父子之身修此於大學之年乃是未為君未為臣未為父時將以立其體而與其用故朱子曰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其如是矣

一家之内有父子長幼夫婦之倫而君臣朋友若缺焉然我盡其所以事君者一家之人皆知事君之道而無不臣之心我盡其所以交友者一家之人皆知交友之

道而無不信之心敎之於家者也豈直有君有友而後盡其忠與信哉

聖賢體用之學莫詳於大學故修身以上為體以下為用自格物致知至於平天下只是一理貫通體用相須不是兩截事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身耳目口鼻皆物也皆所當格者也是故天地萬物吾性之所同耳目口鼻吾性之所用於此乎格之便能知性充而至於無所不知知性便

能盡性故格物致知功效甚大

大學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明德是盡已之性新民是盡人之性人已之性盡便是止於至善

人之善惡全在誠意上分别

周子幾善惡之説正是誠意界上

誠意是修身緊關處

幾之一字是誠意謹守去處

偏之一字是修身為害的物件

絜矩是平天下之繩墨故曾子論平天下之道節節不敢外絜矩說

聚人心在義故上好義則下亦好義散人心在利故上好利則下亦好利義不可失失則人心不聚利不可奪奪則人心散矣是故平天下之道莫大乎謹義利

修身之前在謹善惡故誠意傳內專言善惡治平之後在謹義利故平天下傳內深辨義利曾子之學謹懸而傳得心法也如是哉

義利之别與善惡之别只在毫髮間各有其幾但善惡之幾較寬義利之幾較粗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性中庸言道道固此性大學言德德亦此性修身以上是明已德明已之德即明已之性齊家以下是明人德明人之德即明人之性格物致知是求其性之所自誠意正心是謹其性之所發修身是性率而為道者也齊家則又以一已之性明一家之性治國平天下又以一人之性明千萬人之性參天地贊

化育其功不外是矣

論語

漢儒專以論語名門或曰魯論或曰齊論北宋之時趙普猶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南宋以後始以學庸論孟為四書而破漢儒之陋也

故訓詁穿鑿壞論語文氣者亦漢儒也

三不亦皆論學故朱子以明善復初言之首不亦是後覺之人效先覺者明吾性本然之善以復其初習熟於

已故說次不亦是後覺者性得於已同類之人同有此性者皆從之以見吾性與先覺者等故樂終不亦是同類者違之而吾之性亦無以撓其情故德成焉孔子言人為學如此故以為首冠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四句皆小學之事

為政以德是讀至北辰是句居其所以下是發上取譬北辰之意

先行其言之言是未出口之言言在口而未發於聲不言猶言也故孔子曰言朱子釋之曰未言

古人不止祭宗廟設主迎尸祭五祀亦設主迎尸但五祀之禮廢而尸不可考朱子膳夫之說亦是臆度之耳然祭五祀何必用尸也

孔子告曾子一貫曾子告門人忠恕畧如舜益三言以告禹者但一貫忠恕是互換說三言是增益說

四代禮樂是春秋大義孔子非顏子不告

師有師之仁我有我之仁師不得讓之於我我不得讓之於師蓋非外物也

有教無類須玩有無二字方見人皆有仁非我有而彼無者故當任之於已不當讓之於人而為之亦由乎已於人何預哉

當仁不讓於師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是一様説話

孔門教人只在仁字上用功蓋仁乃四德之首人而能

仁則本心不壞無適而非天理矣

孔氏之後有録孔門問仁等語自為一篇可見孔子以此敎而弟子以此學孔子既没猶不忘仁之為敎也觀此則學重在為仁可見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言說得痛切處無踰於此人不可以不猛省

仁者之人以其先難後獲故謂之仁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因上文何事於

仁說來解仁字之義

取譬在立人達人上見之

束修以上無不誨者孔子見其性之同而不見其禮之薄也

以富貴為心者以用舍為榮辱見物而不見道也不以富貴為心者用舍無預於巳於榮辱乎何有見道而不見物也惟有道者能之

孔子不是說蔬食曲肱可憂之日可樂是說雖蔬食曲

胘亦樂無不在只爭些子轉換便見聖人氣象之別不知老之將至不知二字當細玩

仁之不遠以其在我故不遠然既在我何遠之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不欲使之知也不能使之知也使民由之則易使民知之則難

鄉黨一篇見孔子弟子學孔子之用心處若非用心何體驗如此之實

孔子初以道之所託者顏子也顏子存則道存若孔子

存也顔子死道無託焉故曰天喪予天喪予

周公以王室至親歴仕兩朝有大勲勞成王錫予又厚故富耳非若後世横取之所致者則無嫌焉周公乃天子之卿季氏特諸侯卿耳其富過之故用比擬

夫子許點非特許其言志之高併其動静從容皆許之

如騫仍舊貫何必改作之説皆然

克己之己是己私復禮之禮是天理天理復在克私之後若止説克得一分私復得一分禮非顔子之克復也

質直以下是言達字之義色取人以下是言聞字之義

孔子言為政有近悅遠來之效無非發葉公之問然後告其政使行之之力也惜乎葉公不能再問故但知其效而不能知其所以得是效者修何政以致之也

惟易事難悅方見其為君子

剛毅木訥非惟近仁而已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三代之時尚爾況後世乎

為人之學恐人不知亦如為人之廉恐人之不知也學與廉皆吾分內事耳人之知不知何預哉學與廉皆當為已不當為人故無預於人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章是孔子作春秋之初意四代禮樂章是孔子作春秋之筆法孔子作春秋之志亦先見之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出處體用相須於此可見

陽貨饋孔子豚小人致君子之姧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君子待小人之法也

孔子之於陽貨亦壯於頄之意

堅之磨而不磷白之涅而不緇非聖人不能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是孔子見佛肸之召有欲往之意非以佛肸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也

君子之仕行其義之義是於可否去就處見之非行義達道之義也

君子三變是望之即之聽之有此三者不同非一見之間有此三者之變態也

得其情勿喜聖賢閔世之言大禹泣罪人之意也

賜以夫子之不可及方之天不可階且天固難階而聖人則可階矣賜以難階者方亦以見賜之學能為其大不能為其化自止而不進也與顔子之卓爾孟子之躍如者異矣故顔孟皆亞於聖賜止於賢而已

不知命之命與樂天知命之命同非五十而知天命之

命也

孟子

孟子七篇秦漢以來無人識為聖賢之言皆以子書視之與老子莊子荀子列子揚子之書等耳獨韓子一人能識是書稱其醇而又醇及功不在禹下軻之死不得其傳等語亦未嘗表白之也雖宋儒猶有繫於揚子法言之末者神宗以後程子始表章之以發其意朱子復為集註而大義微旨始明焉

孟子在戰國之時人固知其為賢然亦不過視與常賢等耳惠王以東敗於齊龎涓太子申死南敗於楚西喪地於秦故三十五年大召賢者其意在富國強兵以雪齊與秦楚之恥非行王道之意故孟子至梁一見惠王備言求利之害與不賢者有此不樂等語非惠王召賢初意是以為迂遠不用當時之人安知其為亞聖之才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是仁有自然之利未有義而後其君

是義有自然之利惠王欲求富國强兵之利與此利不同所期者利在目前以雪齊與秦楚之恥豈求仁義自然之利為王道謀哉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朱子曰無不受田之家男子有家則授之以田故不當奪其受田之時矣

老吾老幼吾幼是舉一家之老幼而言之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是舉天下之老幼而言之故曰天下可運

於掌

諸侯本無明堂惟天子有明堂然齊有明堂者周天子巡守東方朝諸侯之所也宣王之時天子不復巡守故宣王毀之孟子勸之不毀者存王政之意耳非欲諸侯僭天子行在而行其事也抑以發王政之問焉

孟子性理之言惟養氣與性善等語且理氣只是一事不是兩事動靜是氣其動靜的骨子是理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理氣在而理亦在理在而氣亦在李延平所

謂一滾出來是已
孟子氣配義理之說不可以理氣說得支離其實氣與道義非各為一事故此章訓義難在配字上朱子解配字作合而有助之意雲峯謂集註合字本延平一滾出來意說助字本延平襯貼起來意說此語固有所授初看一滾出來固好及看襯貼起來却似又為二事看之良久然後無弊理氣說到此等去處只宜心悟用言語便難形容若言語形容却又支離了

氣本集義以生方見效驗却又不可預期其效但于氣未充時只可不忘集義之事不可有所作為助長方得養氣節度黄氏以煉丹文武火譬之極得節度之意

孟子為學全在養氣上做工夫觀此便可見為學是求於内而無所事於口耳記誦之功何止曰讀書而已

孟子論不忍人之心因説仁義禮智四端孔子亦説四端但各因一事而發未嘗合而言之至孟子方纔合説則孟子體認性情親切得洙泗正傳於此可見

功利之世仁義道蕪故孟子塞功利之門開仁義之源與齊王言者必以仁義齊人安知為敬王哉孟子於此不得不自言也

滕世子未陟位之時宜其心未盡喪孟子與言性善必引堯舜以實其說心苟未喪能自堯舜之道以充其性何為而不可奈何位未陟而功利先昏其心不復知有性善惜哉遠致疑而復問焉孟子又以成覸顏淵之言曉之畢竟不知堯舜可學而至只有為國井田之問性

善何及哉

滕世子聘孟子問爲國之道乃陟位之後孟子既以三代之養民教民者告之及其去滕又使畢戰問井地之法孟子又以分田制禄之常法及常法之外與周之助法井田形體之制告之滕公之問固至而孟子之答亦詳益滕公爲世子時有所起發而然也惜乎不能從事於性善有王政之心無王政之本滕止於滕何怪哉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

然雖非禮亦可見古人慕道之切

公孫衍張儀乃蘇秦之儔戰國之賢惟是取耳故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破六國之從以為衡沾大丈夫之名也安知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三子不得而躋歟

去孔子未遠大義已乖故孟子之時楊墨益縱是以辭而闢之然所闢於楊墨者陰以孔子作春秋自況也

讀養氣章見孟子為學之工夫讀好辨章見孟子處世

之事功其剛大之氣塞乎天地而邪僻之說自不容於心目誠可謂得孔子之真傳而功不在禹下也

王政仁政仁心仁聞與不忍人之政古無是言惟孟子始倡此說蓋列國兵爭世亂民疲非有仁政固不足以收人心非有仁心又何足以行仁政故孟子於此之時用仁之一字以醫當世之不仁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言平治天下必以仁政不以仁政必不能平治也

天下之事皆有法度無法度則不能成其事故曰規矩者方圓之法度明莫過於離婁巧莫過於公輸子而能成方圓者不能外規矩也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聰莫過於師曠而能正五音者不能外六律也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道莫大於堯舜而能平治天下者奚能外仁政哉孟子以離婁公輸子師曠堯舜之規矩六律仁政並言者非為規矩六律也為仁政平治天下發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人人是盡天下之人而言天下

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便自平了其道只在各人之身何近也為人亦各人之所自為何易也天下之平不難矣此言天下平非平天下南軒似說平天下未詳

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戰國所尚之人才如此孟子安與之儔邪不遇於時宜矣

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凡此皆戰國之士孟子肯為是哉

古井田之制中界井字有阡陌一縱一横為之界限阡陌乃耕夫饁婦牛具往來之道戰國之時商鞅闢而為田世謂井田之制廢於秦而不知實廢於戰國始也

五世而斬之世乃父子相繼之世非三十年一世之世故自高祖以至元孫乃五世也高祖以上元孫以下皆無服焉而澤亦微矣故曰斬

朱子謂天下言性之性乃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其理即性人之性本善也而惡則非性矣水之性本下也而逆

亦非性矣故善言性者於人而指其本善之故迹於水而指其順下之故迹豈不為易明哉人以善為利水以下為利故迹皆以利為本自然之勢也豈矯揉為哉非智者不能也

天下言性章首節言人物之性皆有故迹而故亦自然之勢耳次節言不智者鑿其故惟智者順其故也末言雖千歲之歷亦不外求其故迹而得之何止於性哉皆非智者不能故程子曰專為智而發

朱子曰囂囂無欲自得之貌無欲是無所欲於富貴自得是自有得於道義也

始條理是始其條理終條理是終其條理揭樂始終而言之非謂其間之節奏也

古者仕本為道而非為貧雖有時乎為貧而道未嘗離焉後世仕不為道借以為貧故其仕也道無聞焉惟求富貴而已天下安得無貪官邪

一鄉善士章無名公傳似之

不可誤指義以方外之說為告子義外之義

孟子仁人心也一句最說得親切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便是孟子心學工夫其用功只在求上

當道在事上說志仁在心上說若只事當於理而心未仁如梁惠王不嗜殺之心亦曲從而已内無以為之體者也若只心在於仁而事不合理如齊宣王雖不忍觳觫之牛而人不被其澤心亦徒仁而已必事當於道心志於仁乃

盡心知性知天只一理相貫

强恕而行即能近取譬之意

驩虞可以强為皡皡乃自然而無造作於其間民之風俗君之影迹也觀驩虞則霸功可見皡皡則王道可見故霸者之民未有久而不變王者之民久則與之化也

良知良能者性也本然者未壞也

耳目口鼻是形儼温厲是色皆天之性人所不能無者也惟聖人然後充此形色故視聽言動之著於形者皆

根於性而不縱於欲儼温厲之生於色者皆發於性而不喪其情

舜居深山與野人等至聞善言見善行却又與野人異故謂之出乎其類

合仁與人則謂之道仁亦人之所固有者是以人之理合於人而言之也

引而不發待學者之自得中道而立待學者之自從若引而發之學者所得亦淺俯而就之學者所從是亦强

之而已豈知中所在哉

大是可用力處化是不可用力處化即顔子仰鑽瞻忽不容力的地頭

神是出聖一等乃聖人極至的地位

中庸

中庸言形而上者之道非形而下者之器如鬼神之類是皆無形影的道理故學者難理會

不先讀大學論語孟子之書却讀中庸不得先讀三書

其義理啟發胸次後讀中庸方得貫通

朱子中庸六大節第一節天命之謂性以首章說中和第二節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說中庸第三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說費隱第四節哀公問政以下七章說誠第五節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說大德小德第六節末章復申首章之義愚嘗依此得讀中庸之法

孔子之子鯉鯉之子伋鯉早死伋得家傳於孔子故述堯舜禹孔子所傳心法之意以立言作為中庸蓋堯以

此中傳舜舜以此中傳禹孔子去堯舜禹之世既遠得此中之載於經者曰允執厥中是堯傳於舜之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舜傳於禹之心法以為洙泗之教其間中之一字乃此道本體之字餘十五字乃維持此中的道理孔子教於洙泗亦以此中一退之以抑其過一進之以扶其不及皆維持之者也

第一節首章朱子曰言中和天命之性即中之謂體也

率性之道即和之謂用也戒懼是存養此中慎獨是省
察此和喜怒哀樂未發是實指此中是天命之性故為
天下之大本乃道之體其發而皆中節是實指此和即
率性之道故為天下之達道乃道之用自戒懼而存養
之則極其中天地於此乎位自謹獨而省察之則極其
和萬物於此乎育始則推原於天中則存省於人又終
則推極於造化中庸之全體妙用其大矣乎
中庸一書撮其大要只是言道故首章三句將言道第

一句先推吾道之本原說性以見道率於性非老佛者比到第三句却說道之謂教於天下者皆聖人品節是理而行之非徒立為萬世法也

君子戒懼是承道也者兩句說來故有是故字君子慎獨是承隱微兩句說來故亦有故字道也者以下乃戒慎謹獨兩節總頭也

喜怒哀樂是情中節處方是和

第二節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惟聖者能之凡十章朱

子曰言中庸以明首章之義變和言庸者以德行言之也二章言君子時中是釋君子中庸小人而無忌憚是釋小人反中庸三章言中庸之教不興以發不明不行之端四章言中庸之道不行因太過不及之弊五章言中庸之道不行由其不明之故六章言中庸之道如舜之知無過不及然後能行七章承舜言不知之弊以舉不明之端八章言中庸之道如回之行無過不及然後能明九章承回言中庸為易而難之理非三者為難而

易故民鮮能以起下章子路之勇十章言中庸之道不行於血氣之勇而行於德義之勇十一章言中庸之道有索隱行怪者乃知之太過有半途而廢者乃行之不及惟依乎中庸然後知盡仁至無所賴於勇則有以見中庸之明與行有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然後能明能行也

朱子道不可離是說人莫不飲食人自不察是說鮮能知味

兩端是善之兩端其惡者已知為惡何復執乎

智兼二義亦如貞兼二義不特理耳凡屬北方者其物曰玄武亦兼二物理與物皆然也

能擇是知正之所在能守是固守之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然後盡智之義

回雖說仁擇乎中庸是能擇也服膺勿失是能守也即知也合舜之知與由之勇方謂之仁大抵仁知之道自不相離

可均可辭可蹈非知仁勇之道乃知仁勇之事皆不得為中庸者也

第三節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凡八章朱子曰言費隱以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第十二章全章費隱以下皆發此章之旨故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此三章皆以費之小者而言如道不遠人丘未能一素位而行行遠自邇凡此皆費也其所以然者隱也十六章十八章十九章此三章皆以費之大者而言如舜

之大德以及位禄名壽文王之父作子述以及追宗之典武王周公善繼善述以及宗廟之制凡此皆費也所以然者亦隱也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費也則又兼費隱包小大而言者也中庸之道豈但用之廣邪亦有隱而難見者耳鳶飛戾天道之著於上魚躍於淵道之著於下鳶魚即道非喻道也與子在川上指水曰道義同

忠恕違道不遠便見道不遠人

弗見弗聞體物不遺是言造化鬼神洋洋如在是言祭祀鬼神

位禄名壽皆指舜

大德即大孝非外是孝而别有所謂德也

文王以三分有二之天下而猶不取者不欲有湯慙德也必至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然後一戎衣以伐紂者周之德至是而極商之惡至是而稔武王於是未嘗身親臣之故不失天下之顯名也

禘是一廟二主之祭祭之大者嘗是四時之祭祭之小者大祭有祫有殷中庸獨舉禘小祭有禴有祠有烝中庸獨舉嘗蓋中庸非言祭祀之禮是舉祭祀之義以發中庸之旨也

大祭舉禘小祭舉嘗葢一時之順言耳然亦要小大之極者而言之也

第四節自哀公問政以下至純亦不已凡七章朱子曰說誠二十章哀公問政至所謂行之者一以下以發誠

字為下六章樞紐其實一章之義又包上八章費隱二十一章以天道人道言誠二十二章以天道言誠二十三章以人道言誠二十四章又以天道言誠二十五章又以人道言誠二十六章又言天道之誠終焉中庸之道雖在於中而行之則本乎誠故此七章特為誠發得無意歟

中庸之達道五達德三行之者一葢亦要博約而言之者也自根博約而言達道博矣而約之以達德達德博

矣而約之以一誠原用於其體也自約推博而言一誠約矣充之而為達德之博達德約矣充之而為達道之博體發於其用也入中庸之道行之必踐其實此所以無過高不實之弊也

九經者治天下國家之常理故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懐諸侯其道皆無過不及乃中之謂其事皆經常之道乃庸之謂故治天下國家者中庸之道也

達道本於達德達德本於一誠皆治乎已者也天下本於國國本於家皆治乎人者也人已之間非誠不立故達道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修身為九經之首而修之於身者亦不過以五達道耳誠無不一其不一者惟天道人道聖人賢人有別耳故下文發之

誠則明是由天命之性而入者聖人也天道也明則誠是由修道之教而入者賢人也人道也二則字畧有輕

重之别

天下至誠以下全說聖人極則至於參賛造化其次致曲以下全說賢人極則至於聖人之域亦以誠而然後化也

誠以心言是君臣父子之實心道以理言是君臣父子之實理故實心曰本而實理曰用也

天有此實理則成天地有此實理則成地恐說得寛了

至誠無息以下又言聖人之誠與天地同其體用

第五節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凡六章朱子曰言大德小德第二十七章發育峻極言道之大而無外禮儀威儀言道之小而無内尊德性以下亦分九小節大德小德以言人道二十八章愚而自用以下承上章為下不倍亦言人道二十九章王天下三重以下又承上章居上不驕亦言人道三十章仲尼祖述以下直指大德小德又以言乎天道三十一章天下至聖以下以天道言小德之川流三十二章天下至誠以下

以天道言大德之敦化德有大小之殊其為中庸之道者一也

發育峻極言道之大以尊德性為綱而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極乎道體之大三百三千言道之小以道問學為綱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盡乎道體之細中庸入德有大小之殊其實莫詳於此

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此二句是下二章題目故愚而自用以下屬為下不倍天下三重以下屬居上不驕

伋見堯舜文武之後有中庸之德者莫如孔子故直言
仲尼祖述憲章而辟之天地日月四時也
第六節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凡一章朱子曰
復申首章之義所謂君子之道闇然日章與淡簡温者
皆言小學立心之始其間潛雖伏矣之詩申首章言下
學謹獨之事相在爾室之詩申首章言下學戒懼之事
奏假無言之詩結戒懼之效不顯惟德之詩言中庸之
極功未盡其妙故又引予懷明德之詩言上天之事以

盡其妙焉中庸推致於此極矣

前章言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故言至誠之道必先言至聖之德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言至聖之德必終之以至誠之道夫聖至於至聖誠至於至誠中庸成德至此極矣故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則人有所措手而至聖至誠不托之空言子思必推至於極立言之旨何其至歟

遠近風自微顯此六者皆相對說各為一事其理則一

耳

小人之道道猶事也雖小人之所為豈無道哉但道非

君子之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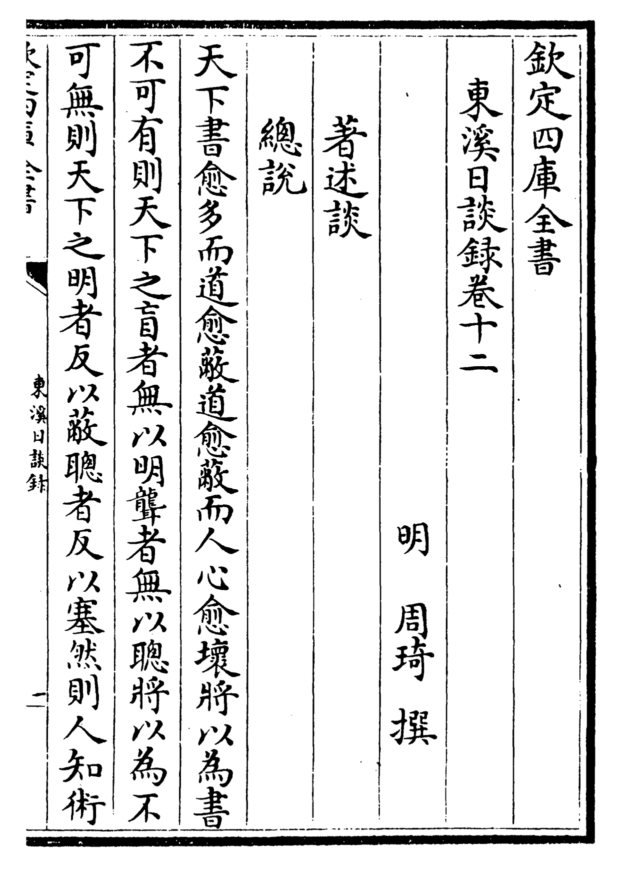
首章先言戒懼後言謹獨先存養而後省察末章先言

謹獨後言戒懼先省察而後存養首章是言用功末章

是言下學非用功也故但言存省而不復論其序之先

後矣

東溪日談録卷十一



東溪日談録卷十二

明 周琦 撰

著述談

總説

天下書愈多而道愈蔽道愈蔽而人心愈壞將以為書不可有則天下之盲者無以明聾者無以聰將以為不可無則天下之明者反以蔽聰者反以塞然則人知術

不可以不擇而不知學亦不可以不擇故天下之人知擇術而學矣亦當知其擇書而讀也凡書之無補於道無益於人者非聖人書也宜火之矣不使亂吾之道可也

朱子小學書

朱子謂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大夫元士

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是教之於大學當先自小學以基之後世之才養於大學卒不能成大學之用者無小學以立其基也

朱子摭拾前言往行可為小學中庸者編輯成書立為小學之教是為大學以立其本 如今人見小兒頗可教者不先教以小學灑掃與通經史以立大學根本便教拈弄文詞以圖僥幸科目世安得有全才哉

朱子定本孝經

孝經一書漢儒以之名門朱子定為刋誤琦復為之釐正是病刋誤之不行也

大學一章之經有十章之傳孝經一章之經亦别為十四章之傳祖大學意也

孝是人之出門第一件事孝經當與忠經相對但忠經無立言至理且非聖賢之言故不足伍耳今孝經一書乃小學中庸當與小學之書並行小子之學當先於此

二書然後可及他書

周子太極圖通書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葢太極二字是孔子易有太極之言其言得圖而著其圖得說而明朱子謂無毫髮可疑是真無疑也

太極之圖與說本周子授二程之筆後儒惟朱子得其旨要逐節解之則甚明矣

朱子謂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豈太極之上復有無極哉

周子融會孔子易有太極一句其理活潑潑地所以畫出圖來又為之説真可謂得千載不傳之緒於殘編斷簡之中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歟

周子通書四十章無乃只是太極圖的義理朱子以通

書爲近世道學之源則六經四書非遠世道學之傳者乎今人只立道學門户道學之源尚未之究故學多不正矣

朱子讀通書三紀方知義味然後發其精蘊盖三紀計三十六年愚故謂讀書不如古人多矣

周子通書用易語者過半餘皆春秋禮樂論孟中庸洪範等語如誠上一誠下二誠幾德三聖四思九乾損益動三十一家人睽復無妄三十二擬議三十五刑三十

六蒙艮四十皆用孔子彖傳象傳及繫辭大傳語惟道六志十顔子二十三過二十六擬議三十五聖藴二十九皆用論語中庸孟子語禮樂十三孔子三十八皆用洪範禮樂春秋語大旨實祖易理故嘗謂之易通

張子西銘正蒙

横渠於書室二牖上扁其東曰砭愚西曰訂頑後因伊川之説改為東銘西銘所作西牖之銘比之東銘則優矣

西銘一篇充其說可以盡性踐形

橫渠西銘無一字不純於理若韓子原道原性便不能純

橫渠正蒙成書之後以書質之程子荅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末又曰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嘗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之象無寛舒之意觀此可見正蒙之作比之西銘遠矣

正蒙十七章皆理到之言其間如天地風雷雨露霜雹氷雹等説甚當於理程子不是謂其理之訛舛乃謂其詞之迫切不可以程子之説通病之也

邵子皇極經世書

邵子皇極經世之作以元會運世之數窮天地萬物之理古今治亂之事程子謂之加一倍法蓋數學也非理學也容心以學夫數則理學之功缺矣欲學皇極經世之數當依伯温之説先求大槩其書十二卷一卷二卷

言元會運世三卷四卷言會五卷六卷言運七卷八卷九卷十卷言萬物之數十一卷十二卷言世必先用此得其大義然後可用起例下元會運世之數以兆事物也

康節之學祖伏羲先天之學也

康節皇極經世與蔡九峯洪範皇極書等學問皆是若心極力窮出天地間數以兆天地萬物之事雖是枉費心力不能維持正道然天地萬物有理亦有數有數亦

有理其理之祕固當發之而數之祕亦當發之却又非枉費心力者矣

蔡季通律呂新書

蔡元定之父蔡發字神與朱子嘗稱其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象天文地理無所不通杜門教子不干利祿故季通十歲即教西銘稍長即教經世正蒙等書謂之曰此孔孟正脈季通之學所由大進於是有律呂新書之作以正乎樂朱子謂季通此書詞約理明更欲均調節

奏祓之管絃别為樂書以究其業未有餘功元定善繼父志也如此夫其律呂本原十三篇律呂證辨十篇朱子謂皆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太史小司馬之説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兩漢之制蔡邕之説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

子張子之言觀此則元定律吕之書誠所謂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者矣朱子與西山書云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辨梗槩故此書之成乃朱子相與季通共成之者也朱子為新書之序其意亦畧見矣

蔡發之學資於四方能會得易象天文地理之妙故誨季通有作律吕新書之學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皇極經世之歷季通又誨伯靜宜紹易學仲默宜演皇極

春秋則屬之方仲故仲默有洪範皇極内篇之作其祖與子與孫三代皆致理學而不為利祿至仲默之子抗始第進士蔡氏之學其建陽之世學者邪

蔡九峯洪範皇極内篇説

蔡仲默謂易言象範言數蓋象固陰陽之象數亦陰陽之數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不足以語數故作範以配易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數自一而起行至於九得九九八十一自原至終

而各有名如易六十四卦之名也上各列之以數如易六十四卦之畫也八十一數之下又各布之以數如易三百八十四爻也一之一名原猶易三之三名乾也彖之曰元吉幾君子有慶猶乾彖之曰元亨利貞也原下之數各以吉凶悔吝休災平言之者猶爻之有占也與夫一之二名潛一之三名守一之四名信一之五名直之類共八十一者亦如原繫以辭其實效易而作也其亦苦心極力者乎

五行七圖言植物動物用物事類吉凶支干人體性情
則又如易說卦為君為父為金為釜之類也八十一數
原起冬至之半為一之一沖屬立春為二之二從為春
分為三之三公屬立夏為四之四中屬夏至為五之五
用屬立秋為六之六分屬秋分為七之七戎屬立冬為
八之八終屬冬至之半為九之九是則原之與終如坤
復之交而為冬至沖為立春從如臨同人之交而為春
分公為立夏中如姤乾之交而為夏至用為立秋分如

師遯之交而為秋分戌為立冬准範准易而作愚推之實有是夫

陰符經

陰符經上中下三篇皆言乎天者也

陰符經所謂天道是元亨利貞天行是春夏秋冬五賊是仁義禮智信天性即天道天行五賊具於心者之理天生是陽長陰消之義天殺是陰長陽消之機凡此皆言乎天道者也世以陰符經為老氏之書其實非道德

經比也

下篇言盲者善聽聾者善視其視與聽失夫天之一而亦專乎天之一天之未嘗長於人也

道德經

道德經是李耳出關時尹喜應紫氣之占留而著之者也

道德經之言是退一步說話其應於用亦是退一步用事不先人而施於事乃後人而用其力故用力不難而

成功易矣

張良成漢之業雖得圯下老人之書其權詐實學道德經也

張良從赤松子遊即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

道德經周末之書周末之人尚權詐故是書之作純用權詐之説春秋戰國嬴秦之世人皆宗之為應世之道如孫吳黄石公習之而為兵法蘇秦張儀公孫衍習之而為遊説韓非申不害習之而為刑名凡此皆權詐也

豈吾之所謂道哉
道德經語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非退一步乎如谷而深溪而卑非深藏其機而詐者乎
列子書
愚想列子為人乃天地間之踈曠者老子雖亦踈曠闊大胸次比之列子較詳密故列子言亦踈曠其見則眼界甚寬其心却平淡也

列子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其言似近道其實則遠於道矣又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其死生之說豈吾原始反終之道哉

莊子書

莊子生於孟子之時不近學孟子之道却遠學於老子孟子生於莊子之時不力闢莊子之謬却力闢乎楊子墨子嘗以地言之莊子楚人也孟子鄒人也鄒通於沚

而遠於南楚通於南而遠於北時孟子歴聘齊梁不過與當世賢等耳老子道德經世皆尊為古書故莊子惟知道德經之可尊不知孟子之可學也以勢言之楊墨之跡著也莊子之跡微也跡著者易見跡微者難聞况列國之君尚功利忘仁義楊墨以仁義亂當時孟子知楊墨之害深而不知莊子之學詭也莊子於此安得不遠學老子而學孟子乎孟子於此安得不力闢楊墨而闢莊子乎

莊子之訛於道與楊墨之訛於道不同故楊墨之訛止於當時莊周之訛流於後世

莊周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是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其言却似近理其實又似說天地日月自是天地日月其主張綱維又別有主張綱維之者於道似遠矣

又所謂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初解實似有理及細推之聖人敎人豈有為名而學者乎又似有獎

韓非五難

韓公子非善刑名其學與鄭人申不害皆善刑名同學黃老之術不害以是相韓昭侯非口吃不能言故著為書及使秦上書說秦滅韓故以所著書獻秦秦悅之李斯嘗與共學疾而間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以予觀之韓國本非宗族誘外國滅之有不容誅之罪矣其所著書并所抱學卒無見用為李斯所殺豈非天假之手而遺之藥乎

孫子十三篇

嘗讀孫子十三篇其詞馮其意奇其謀變詐而不常其法多不正出非仁義之師也若黄石公書則先仁義而後殺伐其與孫子權謀有餘而仁義不足者異矣

孫子十三篇比黄石公素書尚不及耳鄭原以厠易論語之後則原之不諳道也可知矣

荀子書

荀子以性為惡只此一句便見其不識道道在日用之

常性為根本根本既失其著為書道存乎否乎

荀卿之書其近理者如非相等篇意亦正當能定而後應等說言亦切實與夫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而生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又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皆先儒之所取者然不免為放蕩之詞也

李斯學荀卿之道相秦以燒詩書諸子百家語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非秦之罪也李斯之相非其道也李斯

以此相秦非斯罪也學荀卿之道非其道也學之不正其禍如此可不畏哉

董子三策

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與孔子太極生兩儀邵子道為天地之本實相䶵齬蓋大原者太極也天亦太極之所生故曰太極生兩儀太極者道也道生乎天地故曰道為天地之本豈太極之道反出於天邪朱子以釋中庸蓋斷章取義非用其全者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所謂朝廷百官萬民即家國天下之謂也馭家國天下之大者其功當自格物致知始不自格物致知以立其體安能修齊治平以達其用乎故聖賢之學始自格致而董子之道其君則疎於是矣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謂之度越諸子誠度越矣

揚子書

天地間無物無理亦無物無數其理與數何嘗外乎陰

陽若羲文周孔以及周張程朱皆能發理之秘而數亦無不該後世揚子雲之太玄邵堯夫之皇極經世蔡季通之律吕新書蔡仲默之洪範皇極皆祖伏羲之先天文王之後天以發乎數之秘亦理無不該而天下之事物兆焉太玄則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洪範皇極則一而三三而九九復九而八十一太玄洪範各以九極其法加三倍也易則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復八而六十四其法則為加一倍焉太

玄洪範皆擬易而作觀此可見天地間無物無數無數無理隨起而隨合也

文中子書

嘗以孟子之後王通一人而已其人則間氣所生其學宜足以繼孟子惜乎資禀失之太過去聖人世遠無聖賢之道以裁之故立心過高一見隋帝獻太平十二策即以皋夔稷契事業自期及退而不用以教授河汾即以孔曾思孟事業自望才有所就而德無所養竟不能

開伊洛關閩之源也惜夫

王通以中説當論語立心甚大故致續經之失也無怪焉通於是乎衰矣

王通門徒累百散仕四方皆能成大事業通雖未用於世其學亦見於此

王通十二為人師有白首北面以事之者其必名震於時有不可得而掩者矣若孔孟之在當時安肯振作如是哉

韓子原道原性

韓子博愛之謂仁不是差了只是偏了見道不全故耳若朱子心之德愛之理體用兼備如何得偏至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者又甚精切性有三品之說却是差了其佛骨一表却又義氣凜然照耀古今愚故謂昌黎之學醇疵相半惡得而全病之邪

韓子亦識道之人但未識其真耳

吾師問齋先生曰退之是作文悟道非先悟道而後有文最說得韓愈是

郁離子書

予嘗曰前代子書若老莊之類其文簡古其道實病本朝郁離龍門二子之書文雖不古而道則無病且非放曠之詞比之五子之書却甚切實

郁離子退居青田山中十年著為是書世故甚熟而取

喻甚長也

郁離子一書引援典故取喻時情讀之最能痛快則凡處已處人處世用無不可也

龍門子書

龍門子書比郁離子書詞氣醇雅無有迫切之言郁離子多言世故龍門子多言義理言世故者多圭角氣言義理者多醇厚氣然皆於世為有補者也

龍門子書比之郁離子書較優

東溪日談録卷十二